

紫園草卷五

衡郡曾朝節著



記

遊西山記

余雅聞徐肖及翰檢好遊於西山諸勝幾徧與約曰君選勝所欲再遊者願累糧從肖及輒指屈某山甲某山乙某山甲而遠可數日往某山固不減某山可兩日於是余度是月念六日不朝謁固閒差可兩日往訂盟而行肖及則復邀易工部海洲及其鄉程嵩山諸君偕是日五鼓便衣聯騎出平則門重霧如小

雨衣巾露濕自支小蓋時避泥淖穿草樹中藤蘿夾
徑而低垂霧着之若綴珠平原四顧野色茫然情想
已寐信朝市所不能有也七里許為雙林寺極宏麗
殿後一塔前後植佳花木群花爛然最後一老松獨
立松下周以石臺臺前閣石枰其上後為土山有亭
有洞憇息者頃之又數里飯鄭庄已息騎真武祠酌
祠前樹陰下則霧既盡收日曛曛上矣策騎十餘里
稍近山麓路多石不可騁有甃石跨路而塔其上者
則弘教寺門也弘教寺蓋在翠巖寺之右而稍前肖
及所稱甲西山者寔中峰之翠巖石徑登頓望之歸

然若在半天累息而後至及至磴道益陡峻不可俯
制之宏麗乃更高敞疑非人間已入翠巖寺寺後一
室幽絕石磴虬松偃蓋導迎而上余問肖及曰今夜
將假榻此乎肖及曰然僧供茶畢乃與諸君倚欄而
凝望山勢若屏若倚東南一覽都盡常眺香山來青
軒城闕宛宛指顧猶恨右特突出而障之孰若茲勝
左右平展極目南睇哉既午相與遊小碧雲寺路傍
見綽楔額以道統正學訝之入謁有三皇五帝三王
孔孟及宋四賢像遂入碧雲坐眺左角廊廡間酌還
而復酌翠巖茂樹之陰良久肖及乃欲度澗直登中

峰絕頂海洲追從之而余與嵩山入弘教寺歷覽焉
知剏於宣正間有經兩歲度左右閣始未嘗不雄壯
而後乃稍頽敝也二君登未半還嵩山持大觥觴於
寺前酬酢無筭及暮歸翠巖露坐因叩一僧禪乃為
述疇曩粗見告之曰余不讀佛書能言者儒耳然心
性同也孰非自求而自得之乎隨各就寢萬樹蟬聲
淒斷助其岑寂將明余急起視朝靄覺城闌在祥烟
瑞霧間俯視大地氤氳氤氳人心平旦之氣固亦若
此矣山上作如是見山下人視山上宜又何如也晨
飯辭翠巖過曹園曲磴逶迤而上堂宇房戶甚設一

一開而視之皆空無人左疊數丈石架層樓平臨巒
岫恍依高空酌而樂之下而更左為野亭更酌乃下
遊鮑寺中峰諸山左右環抱適據山麓之勝酌少選
去玉泉山華嚴洞數酌而飯即過望湖亭觀伏泉灑
灑不窮且酌且歌不覺移晷行入功德寺寺久不葺
上謁陵駐蹕欲置行宮為新之費鉅議寢趨觀西方
菴遂息騎龍王祠酌龍潭堤上詫湖中荷不花問為
念三日雨雹擊之盡肖及曰初約固以花時來也天
固不欲滿意於今遊俟之來歲乎令人索菱藕啖酒
一人旋之湖中取以獻余留藕一歸曰城中安所得

鮮藕吾將以貽吾母復馳騎堤上十餘里傍村一板橋濃陰覆翳可愛共跌坐橋上飲飲罷度重重入平則門而暮遂相揖登騎別矣嗟乎余守在翰林號無事然常以輪直史館憚遠出今偶從諸公約徑往且驩甚也即異時以公事出再至對客拘牽意或不得展想像情景豈不亦生平之奇哉余故縷述而記之庶以備他日之遺忘也癸未六月二十八日

重脩延壽寺記

都城東之有延壽寺也不知其所自始尋圯廢之跡肇創新規則翠峰禪師寔首寘力焉翠峰傳之印空

爰自伏牛歸來信向受業之衆不約結而至于是有大毘盧殿水陸藏經殿之建諸所脩置既宏且備矣印空之徒曰慈舟上人余聞其名嘗過訪延壽而與語焉蓋嘗為中璫貴矣棄之而祝髮持一鉢參叩乎四方之名緇已乃覓其師印空伏牛棲息之遺業而宴坐焉則為之葺其寢廬穹其堂殿族聚雲衲與之勤苦行業十餘年而不倦也萬曆戊寅印空禪師隱逝寺莫為主上人念本師之不及印可而脫骨之在其鄉也又其所恢拓者所莊嚴而奉之者恐遂弛而數也慨然於檀那之請即違伏牛北旋是為癸未之

歲去印空六年所矣慈舟上人歸色幽幽然而光不外耀也神顚顚然其若無知也情頽然澹然一無所動也蔬菽之食布素之衲有餘於施錢而無以羨於身流俗之迷於境着於染不戒於貪者何其紛紛而上人乃顧振於泥滓超然於聲利之表若此哉一時內外樂善好脩之士聞其風而傾慕挹其容而敬禮者不謀而集聽其言議聆其訓誡咸願為弟子而不能去也富者捐其贏詘者罄其力貴勢者持其畫智能者運其思不三四年地藏本尊有閣左右有配殿大雄天王伽藍祖師皆有殿鐘鼓有樓重門周垣齋

庖之房栖客之廬金碧掩映左右迴互翠峯印空二師之歲皆冠以塔煌煌然昂昂然一巨梵宇矣上人亦何嘗吐一詞要賢有力者籍而募之哉其所感召鼓動者然也上人曰是後也上之蒙

聖母隆恩有不貲之賜下以厘列公功德之無量故為此宏鉅也涼德何足以承之其惟徼惠於先生勒其經始所由垂於永永則庶幾有藉乎乃余喜上人之救屣貴璫可以勸夫迷者染者貪者謂有關於世習而不暇論禪之於儒何如也則為記之曰慈舟明海嘗步而禮三山其在伏牛攻苦嚴戒律閉關者三

歲於心有所悟入歸而新延壽為衆人說法蓋莫不讚歎歡喜云

初得紫玉園記

衡城南循鴈峯右麓而上踰祀壇並湘江岸行可五里許折而西一徑逶迤傍皆藤蘿枝蔓蒙茸茂密春夏過之花氣撲人幽香盈衿帶間乍入而快其窈窕輒詫謂異境已乃折而東有山如蹲象廣可數百尺則余所卜園廬也山皆植松亘左右蒼然一色望之佳氣鬱葱心目為豁時有兩僧至自吳謁余而乞禪誦其中余諾兩僧曰是名佛子塘吾將與汝分齋而

處蓋左為樓勢爽亢可游可息可共學徒講說右農舍與歲翁聚可居大致亦遂異焉樓垣繚四周後負山如屏松色暎帶前水田掌平自南而逆出高阜若游龍松挺然排劒戟而人立擁衛其左自北而竹樹蜿蜒至也為其右又前而數小山左右交加合沓相偶伍水之自西徂東詰曲委婉乃匯佛子而南水暴漲觀之殊以為奇登樓前盼諸勝皆在樓下農之耕者蒔者耘者穫者舉見其狀莫能遁焉余愛其景可巧有所營置而力不暇乃即樓之舊稍葺治之樓左右皆範土為屋三間翼之作小亭樓之前而為門

下又為大門以當垣之中樓遂草草完繕矣農舍之前有塘大數畝周遭植樹蔽虧具小舟載酒而遨於內人無知者然亦弗暇第傭工人浚深之而堂之敝也飭之而不更為左右皆為屋以與農他皆栽禦風雨而止工竟乃召兩僧語曰吾讀書樓之左而樓之右以處汝樓之遠垣皆紫竹森然玉立也遂題曰紫玉園樓曰聽雨躬耕草廬以頽於農舍耕于是游息于是講說于是庸以俟異日城中囂雜日混處而與俗一貫視吾園宜為瀛洲為玄圃為西竺白月之夕蒼虬窺戶而至微風撩馬紫玉之聲與之響答擊吹

嘯吟孰能辨其音奏方將據蒲團忘言說澄然漠然樂又不足以言之也日出客至烟靄淨拭興勃鬱凌厲取徑松間升峻嶺岫把酒徬徨以瞰五峰青黛黨天飄飄然欲乘朱鳥於祝融峯頭矣顧余仕且了俗未即遂也而姑記之於此

瑞春堂記

吾同里之卜會館八年矣今年春始協卜而闢斯堂堂之前乃有嘉植焉初至紅芳爛然若朝霞之散布於簷端也又若紋繡紛敷赤玉之綴飭而靚麗陸離也左右語予曰此桃花也喻旬而與德玉盧君洞陽

歐君會里人為落成之宴則三月念三日也樹間數
枝綻有白朶乍見而疑之是何六出之英飄着於暮
春之日邪倏而紅倏而白變幻莫測是孰為此詭觀
邪左右語予曰此李花也予聞而訝且喜焉一樹兩
花殆人為之巧足以奪天工乎吾里之有此堂顧適
然而有此植昔人以才賢比之桃李其舉進士亦曰
春官桃李也然則里之多才賢也舉進士者之聯翩
襲沓也不已瑞於此乎左右復語予曰茲樹之實味
甘美可食不與他植同蓋珍品也予聞而愈訝且喜
焉人之評桃李者第曰花悅人耳今其實美使聽者

恨不遽接於口有餘味焉此何異士人能文章雅負
時名矣而効實用貞操特樹勲業炳乎當年為世所
重不虛獵聲問也然則里之才賢皆偉人真士也舉
進士而聯翩襲沓者多名臣耆碩也不已瑞於此乎
遂名其堂曰瑞春吾里人之聚或以
覲至或以上春官至皆於春桃李之花時春也里人
為

國家瑞桃李以春為吾里人瑞里人相與久此而見
桃李之花食此花之實尊酒相屬當莫不撫掌而賞
其瑞也詎不足以志予喜哉然予重有告焉樹之始

植也選其種移之名圃壅其根而培之日灌溉焉而不輟也至於冬夏加愛護焉故能茂長及今日而悅其花食其實也吾黨之樂聚於此堂也不亦彬彬擢自楚鄉乎心者吾人之靈根也從此心培養使粹然而成明德所以建立殊異銘於太常聲實並懋將有餘用焉謂宜何以灌溉之何以愛護之則豈可不務學哉學則不第以文章進偉人真士名臣耆碩於是乎出固未有不種而思食其實也節不佞既為記紀其瑞因効忠告喋喋而及於學同予志者豈以鄙言為無當哉衡永守者各一人衡永郴士大夫至皆令

候事焉且囑曰凡吾里人其務謹視嘉植與此堂無窮庶幾永為上湖南瑞乎

來鴈塔記

易泰之九三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夫平陂往復似為氣運之必然聖人不此之憂恤而信艱貞之必有福乃知諉之於氣運者氣運始足以主禍福危苦其心正固其謀以挽氣運於將然則有平無陂有往無復可以常食其福於不替故伊尹佐成湯矣又艱貞於太甲之朝遂綿六百年之商周公佐武王矣又艱貞於成王之朝遂綿

八百年之周此豈非以人事挽留氣運之左驗歟不然商周之得天下其功德豈過於夏禹哉而何享治長久之相遠也郡之建治於湘水上也跨石鼓以臨鴈峯花藥碧雲之勝磯石數重包絡石鼓於其下堪輿家猶謂樟關山峯雖聳突而地稍遠須為塔鎮壓於磯上風氣始固萬曆辛巳余以使事還郡中乃與友人今儀部金簡余弟今屏山令守齋輩集郡大夫士合議塔工於花藥之梅雪堂大夫士既莫不慨然出貲經始垂十五六年余亦去來來去於里凡再三塔之七級始告成而塔前又已作雙練亭左右皆有

守者之廬遊客可以憇息而飲宴矣一日余過而觀之不覺踊躍喜曰泰九三之訓以艱貞幹旋乎天地之際郡之有塔亦輔地形之結聚以完固扶輿蜿蜒之氣脉始未嘗不畏工之宏鉅費不貲何可快覩於目前尚賴諸大夫士之協心在上當事諸公後先捐助故舉而幾輟輟而復舉日累月積遂底于成今巍然凌厲雲霄之表山川之氣若因而龐厚郡城之勝槩若因而增麗清泚之鍾必為國瑞奇穎非常之彥必且十百為輩出而名於當世文物之盛倍蓰未有塔之前豈非所謂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者哉相傳北

鴈至城南峯寺而回翔則此塔正當鴈之北來唐進士題名鴈塔至今以為榮塔成而鴈來亦彷彿曲江之景其以名塔殆永為郡之勝域乎余乃復告郡之大夫士曰塔工訖矣後負塔而為觀音閣遠色如畫可以寓目閣之左右又為樓以翼之左可以侶僧而跏趺右曲江樓攬結湘流之秀可以眺詠可以醉歌傍皆女牆繚繞前後雙練亭下復中墻而立柵門使塔勢峻深有啓閉庶幾其成偉觀乎即以白于兵巡敏軒董公郡守負菴薛公督糧節齋鄭公理刑右華周公衡陽令立齋王公又皆以贖鍰助遂卜日肇工

而余亦修久逋之責為文以記其顛末記曰塔址下皆石天蓋以為塔基云其第一級砌石高丈有三尺內空闊可布席而坐客自一級而上用磚每級皆神佛莊嚴登其頂身飄飄若在虛空風猛鈴擊愴恍乎其不可留矣助是役者按臺則甘紫亭公自兵巡慕雲管公郡守斗野李公而後數十公不可悉紀余姻國廕藜軒劉君則獨任完頂費費幾七白金而督是役者余與靖江令密齋廖君觀察益齋伍君余弟守齋與臬幕連山劉君皆通主其事今化州守軫陽祝君方屹屹于其成而捐助之名與數則另有碑石載

之不備書

衡山縣學改建明倫堂記

衡山縣學在嘉隆前自今址之稍左遷城南外而仍以為弗吉乃復還之今址歲壬午余使

岷 吉還

朝得過而觀焉私語於門生鄺子祖顏內弟劉子必學曰學有吉壤虛而未用地靈鬱如人文其昌乃指今明倫堂址謂曰遷此吉踰七年戊子侍御柯立臺公按歷至雅愛邑之山水有清泚異氣而怪科第之久曠乃往觀於邑後巾紫峯下諗龍氣之結聚本在

學之右縣治之左語與余合諸生遂前而白曰鄉翰林曾先生曾語諸生柯公愈喜遂命發帑金改建始議遷

廟俾費乃改建明倫堂以當之堂初構而有巢鵲之異及秋而舉於鄉者二人甲午兄弟聯舉明年周君遂成進士士人人自奮文氣日嚮於盛山水之清泚若始為此方效靈人莫不爭頌柯公焉今年二月余以奉

召將北上展謁 南嶽之神縣令鄧君柱瀾過余而

此學也既嘗屬之余惡得而不償所負於今日柯公之始發議也令王君三畏寔受令行之南臨曉霞峯北倚巾紫峯之勝明倫堂成左右為齋房櫺星門外豎宮保解元二坊費官帑幾三百金初捐俸為小塔於文廟前今在明倫堂為巽方望之卓立如筆於法尤善異矣哉是役也余之贊王君頗力紛紜之論蓋屢辨折而始定也令劉君明簡繼至觀

文廟卑弗稱捐俸為重簷增高之而以舊明倫堂改為啓聖祠左右建名宦鄉賢二祠而於櫺星門內為泮池今令鄧君則又捐俸為敬一亭省牲所學制乃

寢備云太史氏曰余觀於學之改建而可以證孔門止至善之學焉夫山水鍾毓之地必有氣所止宿之處為居者之至善故不嫌屢卜而務擇之乃獲吉亨也然學宮必得至善矣至于自為學而不知止至善則士之於學豈但以科第踵發才士駿興衆躋於顯融而已乎夫地有至善道亦有至善焉君子脩之吉吉莫踰於止至善也士有知止者處則必為聖賢出則必為名世故擇學術必於孔子乃為學術之至善為子必孝為臣必忠為兄弟必友為朋友必信語必合倫序行必中矩度乃為提身處己之至善居處猶

紫園草卷五
有待於外至善心也孰無至善孰不能止至善誠求之心何往而不吉乎士之在此堂也地協吉矣願自脩而得吉以無悖於擇善之訓庶以副師帥興起學校之心

族祠堂記

我曾氏之族爰自勝國來祖諱珍為廣東幕官病還至臨武卒而塋焉遂世為臨武人族居之地形如象舜峯前拱秀溪內抱醉翁橋下水如紐結堪輿家以為奇至今日凡十三世矣子孫阜蕃相見至不可名然逮頃歲乃有祠堂堂成由父祖溯而上神主始聚

而依託春秋饗祀族之人咸集小大序立唱拜而奠獻彬彬濟濟秩然有儀禮竣以其餼餘分小宗會而食飲殆亦堂之所不能容也平日事有關族衆者須合議則必之祠堂子孫爭不平誼關告于族長不直則伏而受杖堂下凜凜然憚恐固不盡白有司蓋族人多必有賢者能者主持其衆而綱紀之母譁毋抗成家政焉余之自南銓歸郡中也初計展掃先贈君封太母之墓於衡山必還邑里徧省視先人之封樹然後與族之人仲春饗祀於祠堂禮也偶在衡山病到郡逾月猶怯風寒匆匆束裝將奉

名北遊矣夫余亦何能無愧于此堂哉合族乃以書屬曰祠堂有碑石虛以待太史記久矣且義田立盍併記于後庶幾同垂之永久余守在詞林二十年今斥俸餘重二百餘金所置義田重六十畝其在始祖給祠堂二十畝高祖十畝曾祖十畝祖視始祖亦二十畝考贈君田置於郡此不具焉高祖以下分稅而私給之義不能公然使凡於其私宗莫不有所置則其所積散詎能彙我有勞於義田者姪廩生廷模寔代余就其事族叔宗德族弟朝賽則竭慶幹局於始末而族衆亦咸樂贊焉庸附書之鏡于石

忠銘先生王公書院記

吾師忠銘先生王公歸瓊州之明年癸巳卜地于邑儒學之左創構書院集邑之彥與子弟講肄其中前後皆為堂左右廊廡周遭繚以墻垣既為儀門又將作大門其外而內復為號舍令旦夕執經者有居巍然煥然控金鷄嶺之秀文峯筆卓大江環遶聳若輔翼宮墻肘腋之近而籠取一邑之勝於祥靈鍾毓之墟蓋神明默有相焉經始之明年甲午邑士之登鄉薦者遂三人前此未嘗有固先生訓迪興起之功而書院之為人文助殆不誣矣乙未冬

皇上特召起先生於家仍為南大宗伯今年夏先生使使入京師疏辭謝因以書抵門生節曰不佞之勉為此諸士謀也平昔之所劬瘁其業不盡効之於上前攄啓沃論思之志得歸而優游於里微二三子安所泄其緼結乎今即奉

上命往還顧吾二三子念未竟所欲闡發之者獨得不戀戀於此堂哉故遠以記屬吾子其為我綴數語將藉以切磋二三子庶幾進之於道以無負於斯役節不敏蓋嘗聞教於先生請以先生所自銘者名書院而敬紬繹其旨夫臣之事君誠莫尚於忠矣然豈

其委質之時而後曰以忠乎忠也者心之中也未與事交此心空空無渣滓之垢及與事應此心肫肫無二三之雜蓋中心之謂忠能忠之謂本心讀古人之微言沉潛而思之期以得此心則匪徒為記誦也仰古人之懿行竭履而蹈之期以悅此心則匪徒為口耳也故在鄉則盡此心以脩儒行鄉國有真士矣在朝則盡此心以立儒効朝廷有名臣矣無隱無顯無小無大孰非此心之忠為之主而不養之於豫及其既仕而後思有以忠乎君其不能奉以終始而卒有愧於為臣也曷恠哉曩先生之銘于心蓋曰人臣之

不能感動人主以引之于道也此豈可遽歸責九重之上哉遵養於家必也自反而忠乎其任而任職也吾必有以憚吾志爰自史館晉成均造天下之士已而在詹府典會試及為南大宗伯三年奏疏屢上不難於忤

主聽以効忱悃凡先生所以自銘皆豫為感動人主之地者也今

名至且將領相麻欲先生啓沃論思於左右此不必置臺為鄉黨之二三子耳提而面命之以其感動之素豫聽納之恐後反弊政登之于三五鄉之相慕而

為真士名臣也詎可量哉先生於後堂虛一龕以祀其先公先公某先生嘗祀于鄉賢者云計費二百金有奇皆出之先生橐中夫役則有司量助之始邑令姚君繼崇今署邑陵水尹邵君希臯咸有勞勩而節得備書之也

行狀

南京禮部司務許君行狀

節蓋獲交君長安市中歲甲子秋君僑寓城東觀音寺相與締文會者三四輩杪秋而余至遂為同舍今垂垂二十餘年存者惟君與余何謂君之亦遽奄逝

也哉君嘗語余自余為諸生未嘗不嚮慕當世之名士而思稟印馬維是時今相君許公方因諸生中未售君以族黨為游好乃顧俯容巽志敬事之唯謹則又乃束裝東游姑蘇後查侍御公授毛氏詩焉夫以其刻厲勤苦負志氣不欲泯泯卑卑如此八上春官竟不第又末路促不至稍振奮畢所欲為也嗟悲哉嗟悲哉君既歿君之子秋芳即戒使以訃來復為書授所述事畧屬余狀將乞銘相君許公余重念方君以考績至抵掌尊酒期旦夕壯日傾倒為樂具贈別之什焉人代等之飄風流雲則欲以永令名垂百禩

不有所寓托曷繇邪君姓許氏諱佐字惟忠別號覺泉晚更昉陽世居歛之許村高祖仕稷布政仕達公之伯兄也曾祖道寧祖恭慶娶胡村胡叅政葵菴公之孫女生良源公海良源公娶倫塘汪氏而生君君生而穎敏耽問學為祖母胡所鍾愛常携而之外氏家外氏方盛嚮儒術見君則莫不竦然竒之年十九補郡博士弟子員為流輩所推其自姑蘇歸學業就愈益有名試高等受饒明年乙卯領鄉薦赴南宮罷還習復舊業不為怠既數罷而至丁丑決策謁選去余從臾而留京師所與四方知名切磋無遺力斯以

瘁單矣復罷始就銓試冢宰踈菴王公閱其文為置
第一太息曰士若此不進士乎特疏為南京禮部司
務云部署一切費舊相沿教坊司辦給不為訝君至
白宗伯革之縮廳務六年勤敏寬恕大體不苛人亦
不敢欺歷六宗伯咸見愛重萬曆十年遇

覃恩得封良源公如其官十二年冬捧

正旦表入且考績吏部及奏最還疾稍稍作矣以君
之素縕結鬱積而又能其官可以有所樹立令十年
往無恙其於君之志亦庶幾哉疾久之忽不起則信
命矣君生嘉靖丁亥某月某日歿萬曆乙酉七月十

六日享年五十有九娶鄭氏生五丈夫子三女子長
即秋芳娶方塘胡氏次瓊芳娶槐塘程孝廉子諫女
夫婦相繼夭次夢斗次榮芳次壽芳皆殤長女聘廉
憲大賓程公為冢婦及次女皆未行而殤孫幾某某
某君狀貌魁梧有丰儀雅善談論與人交有情所至
人爭交驩嘗醉歸而良源公嘗過之自是飲以半觴
為率終其身不渝家故饒貲君以儒者不問家人生
產故蚤歲登雋而家日落然所為奉其母及祖母胡
者備至每生辰必置酒招中表大會以為娛君有弟
二仲伊早夭季脩補邑博士弟子員君既性孝友寸

帛不以私而其撫姊妹之遺孤皆令有成立尤人所
難語云天道無親恒與善人君諸孫王立食報儻在
茲乎余既掇拾事畧著君之大都則又惟相君許公
視君為弟兄其平生固不啻稔之當必有所以闡發
君之遺行以聞于世乃余第益慙辭之蕪穢不足以
備采擇焉爾

明資政大夫南京兵部尚書凝齋劉公行狀

公劉姓諱堯誨字君納別號凝齋楚臨武縣人先世
出吉之安成自宋封楚國公贈太師謚文安沆數傳
而為遠叔公徙臨武金三鄉烏溪世世受耕不仕至

公之祖諱文相始以貢授撫州學訓導九載遷壁山
教諭致仕二子長明東次明周明東即公之父也里
中稱一溪先生亦以貢授東陽丞方上最棄之歸俱
用公貴累贈尚書祖妣胡氏妣陳氏俱累贈夫人公
生之夕有異徵九齡謁舜峯佛寺甫頂禮忽棗墜掌
中莫不駭詫髻而業舉子輒竒十九補諸生歲癸卯
即舉鄉試捷報至教諭公疾將革聞而起曰為吾語
孺子勉圖吾所欲為屢上春官不第讀書野寺中夜
深猿鳴狼啼危坐弗休自經史百家無所不綜緝叩
之能舉其詞已與友人彭君望之共明泰州王心齋

先生之學研證悟契欣然有得乃遂津津名理一接
談議如發清磬傾其坐客歲癸丑第進士授令新喻
釐弊圮興便利左聽決右勸導治行高等
召擢南京刑科給事中公獨持風裁不為媿媿態素
練朝章老成有識同事拱揖受議尤為南中所凜畏
倭寇東南洶洶且薄近甸公劾奏總制胡宗憲等失
策狀宜正典刑將吏震懾巡視九庫覈內局所貯工
料不用而朽頓利商上納外供應機房又不令臺省
監以恣侵漁皆非計疏論之怨謗亦紛然集矣秩滿
請告三年還

闕下果為南中所甘心考察落職復移病家居久之
就其家起補上海丞道出廣德有南陽節推之命未
幾陞戶部河南清吏司主事旋又轉尚寶司丞將省
侍二尊人束裝北矣連遭喪躬歛含于舍服闋起復
抵徐州已補原職再轉光祿寺丞方公之被謫去也
首相存齋徐公宗伯石麓李公驚相問曰頃南中以
劉給事應考察何邪司空古和雷公慨然曰劉給事
嘗疏南工部之弊令一時司屬不敢多一白役以為
已甚願其論正服之耳以是公卿爭重公屢晉秩皆
未上殆異數云入都由光祿寺丞擢本寺少卿順天

府丞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督撫福建時癸酉萬曆元年也公既受

命謁本兵譚二華公問所為撫閩者譚公曰閩所不足者餉欲以枵腹支格鬪能乎公領其言括商賈稅租清豪占土田創倉廩廣儲蓄以待緩急海賊林鳳寇漳潮間所至劫掠勢猖獗甚公授方畧合番漢兵攻之于是有東番魍港之捷有呂宋國玳瑁港之捷海洋之南海地沃而險賊舊築石城據其勝以扼我師奏設總兵居守其中介兩郡而當其衝可屯可稅可分可轄隱若有長城焉公勇擔荷任勞怨進右副

都御史竟被浮論待勘丁丑冬以原職起用巡撫江西至則務持大體用保乂治明年擢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先是總督凌公羅旁之役徭浪猶叛日報劫殺公既叅失事諸臣復上奏曰臣受事廣中睹於近日法令條章幾於不行矣上下凌替賄賂公行無論官職之崇卑名分之相臨與否皆得脩筐篚以交于上官軍中小大之政皆以賄成互相黨庇有聞變逸去莫之能詰者矣夫使督軍者不得從軍興法以行之於將領雖集兵如林何益臣請得以軍政條例從事公於一切投贄餽遺既俱禁絕裁抑冗浮綜覈名

實懲叅總之貪冒脩器仗之苦窳一時聲威肅然在
粵西勦平鬱林木頭諸峒而十寨之功為鉅始獠占
遷江縣永安鄉地曰周安思吉古邗古鉢古蓬羅墨
剥丁都者號八寨繼復占上林縣循業撫安二里曰
龍哈哞咳為十寨竊據沃野五十餘里日以強盛寇
毒有年公疏

請大征甫三月搜勦重岡深箐窮其窩穴草薶禽獮
一鼓殄絕露布

聞宣捷告

廟復條上善後七事行之嶺西遂寧在粵東勦除猴

嶺鮑時秀劇賊而擒斬倭賊真番從番海賊之功尤
奇兩山殘孽桀黠以逞公奉

旨悉心經畧擒馘首惡及其黨併得其官民土田地
塘增築堡城召兵畊守嶺東迄以晏謚辛巳冬擢南
京都察院右都御史癸未陞南京戶部尚書數月改
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公之守南部也雅負重望
經濟之畧克於武庫語次囊傾機發聞者皆醉司寇
繼峯舒公自南中入語余曰近日士大夫當以凝齋
為第一蓋確論也方注目

上之簡用亡何有誣為江陵相之姻戚公不辨引疾

求退得

俞旨致仕即日就道歸縉紳扼腕嗟嘆共服其高公
脩貌美髯丰神特異性沉毅警朗終日坐不輕發一
語與人處初若落落久乃益親在南垣以風采自峻
常杜門不與外通博極衆流以自娛適凡天文風角
之占地形險易九夷之情漕輓鹽筴諸當世之務無
不諳習要不為談助而資用世即在里久分程諷誦
期在建監得當本朝儉於奉身豐於謀國拙於同俗
工於集事在告粵寇千餘人攻縣城急視篆者倉皇
不知所措公力疾乘城計退之里人紀其績於碑鑒

閩借帑之憂過自檢約三年積小賞之美三萬餘金
代者藉手市寬名易矣廣之用兵也每以匱貲失事
機會自抵任裁省節縮貯梧州紹慶共三十餘萬金
務以佐大舉裕後日蓋其長慮若此使公不即去位
去矣享壽考

朝廷復柄用其於裨國裕民之烈可勝道哉公所至
敦教化興庠序江西新喻學官創文昌閣袁州瀘溪
重建濂溪先生祠自為記江陵相厭講學盡撤天下
書院公曰此非盛世事兩廣得不廢公在閩陞俸一
級兩廣陞俸二級先後受白金文綺之賜者四給事

中府丞皆推恩父母右副都御史戶部尚書皆推恩
及祖父母廕二一以兩廣功一以三品滿考公歸住
衡陽日坐小齋中不以寸楮入公門平生喜內典尤
嗜老氏自以契養生之旨學者聯講會請公主盟公
欣然往諄諄以躬行實踐為教家政嚴整動必繩以
矩度不少假顏色好古文詞家藏書為多所著有虛
籟集南垣光祿順天福建江西兩廣奏疏私所為嶺
海議治河三議左史評議及臨武縣誌詩若文若干
卷生嘉靖壬午八月二十八日卒萬曆乙酉閏九月
初七日享年六十有四訃聞

詔賜祭葬如例配羅氏某官女累贈夫人先公卒京
邸側室張氏子一舜揆庠生娶王氏庠生王朝長女
皆先公卒孫二長際炎廕太學官生娶廖氏按察司
副使公希元女次天曾孫幾長亨甲廕太學恩生即
余壻公之卒也業遺孫太學君應南京鄉試匍匐歸
治公之喪卜吉萬曆丁亥八月十五日葬衡陽長平
鄉蓮洲臺子嶺乾山巽向節不佞辱公之知愛有日
矣生同里同時睹記其行事為詳踰四年乃克掇拾
其行誼勲蹟而備錄之俟當世鴻筆之刪採焉

程天津先生行狀

先生諱弘忠字汝一別號天津徽州歙縣人父南山公玄錦業賈貧不能給先生學性敏嗜文義間為詩能言其志意雅稱於人從南山公寧邑題字店壁間有葛君者見之驚曰是深於學必儒者為誰亟訪之竟納交焉南山公賈無意為生業罄金錢召妓酣酒先生告母樊曰令兒在侍終不致乃公若此至則日夜涕泣諫凡所以感動百方南山公為徙其行鄰人異之已商於燕齊魯魏之邦然必於賢豪長者遊年二十九商真州家童盡竊所挾貲亡甚因憂不知計之出久忽念曰吾誠無所藉手歸見父若母顧吾有

未嘗失者夫吾此心豈以身外物失得撓邪吾聞秦州有王心齋先生談學蓋往後焉既謁聞樂學之說遂顛意問學忘其踣窘心齋晚年所接引高賢名儒填溢其門目先生尤喜之曰此任道器發明大學止至善格物致知之旨日親承訓誨而研習之資故真誠剛果毅然向往壁立萬仞一動靜瞬息砥礪罔懈偶過差徹夜跪立以自刻責三年欣然若有得也羅念菴先生携遊白鹿始辭去及歸鄉人交詬訾之夫夫也惡用為迂儒學乎熟視其家居雍雍秩秩在父兄宗族中意蒸如也乃莫不慕愛之曰宿儒不及先

生廉直不侮人生平不貳色幼嘗附客舟有女美調
之弗視也第語其父曰女及笄而不適人禮與道遺
錢十緡貯以待主者來驗還之以是一聞學堅豎特
操見詆庸俗知者有服詞云心齋之學耻獨善嘗自
製車為遠遊所至啓發人無賢愚遮擁車下以聽先
生狀貌微似心齋而氣魄擔當亦謂不少異其以商
取友四方諄諄疊疊務誘人於學即處稠衆角巾野
服風神疎峻議論迸發曾不色沮尊官貴人歛容傾
耳矣而意與冥合當機投之愈益信嚮故士賴先生
興起多有焉嘉隆之際在所書院開講會先生未嘗

不與己酉從鄒東廊錢緒山王龍溪三先生於冲玄
者數月庚戌會金陵心泉書院辛亥會宛陵志學書
院癸丑會浙之錢王祠乙卯走山西吊張市山戊午
會山東清源書院丙辰庚申兩遊京師與羅近溪劉
凝齋胡廬山鄒穎泉耿楚侗劉養旦數先生會贈友
天下士卷辛酉會池陽繡春書院壬戌會涇邑水西
書院甲子大會郡之斗山書院乙丑乃遊南嶽會石
鼓書院先贈君延之塾丁卯再至會衡湘書院戊辰
則又會廬陽正學書院己巳過汴會百泉書院庚午
入魯齋闕里至洛陽會仁泉精舍辛未自蘇州棹婁

江度平湖會天心精舍壬申會紫陽書院癸酉復自
衡之東粵登羅浮謁白沙甘泉二先生墓已何冒嵐
瘴疾作還天關書院逝矣每歲必遊每遊必會卒亦
於書院也嗟篤哉先生學宗心齋然亦自以意參悟
有所見不盡依沿所著雅音集先贈君刻之衡節所
編次也生辛未正月初九日卒癸酉十一月十五日
享年六十有三配周氏躬儉勤克佐先生之遊丈夫
子三從範先卒從簡娶許氏從箴娶黃氏繼娶朱氏
孫四侃如娶汪氏俊如娶葉氏仲如偉如簡箴皆知
學於商終不能為機智以貧節聞學寔繇先生亦不

能數數為二君謀姑狀其事行使箴之俟襄事乞鴻
筆案列之以志于莫庶來世有徵焉

墓碑

處士李橘泉翁配陳氏合葬墓碑

處士李橘泉公諱朝恩配陳氏此節之外祖父母也
外祖生二子長廷詔娶黃氏晚居衡陽卒葬龍隱港
次廷表娶鄺氏其卒也塋各異處而地皆不吉吾母
太孺人在京師涕泣語節曰昔為李家女子甚適今
二弟不幸卒各有子乃亦不一存則惡忍道吾外家
事乎於是節亦泣下起而對太孺人曰節今當以使

命還里得為外家謀先是太孺人既命弟符為擇吉域於宅左龜山以其家所餘貲伐石為墓遷父子姑媳合葬今年辛巳冬節始以

岷 吉二藩之役還乃為市田若干畝付之堂舅廷鸞廷鵬表弟世安稱曰祭田壹田三畝計壹坵原出李世烈壹田壹畝計貳坵原出李友賢皆在宅之前取便耕作而輸納易也於是節既受券以諭鸞鵬世安曰茲吾太孺人惻傷外家之志子孫其世世為此墓中之父子姑媳無所棲託之冥靈脩常祀乎皆應曰諾清明必之墓上祭家祭亦必告之宗人毋敢懈

節乃次第其語勒諸墓前之石橋泉公生成化丙午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沒嘉靖辛酉年八月十三日陳氏生成化甲辰年九月初三日沒嘉靖辛酉年十月初七日廷表生嘉靖癸未三月十九日沒萬曆丁卯八月十一日鄭氏生某年正月初一日沒隆慶五年十月二十八日語曰天道無親恒與善人天之於吾外祖抑何爽歟外曾祖某為清江巡檢卒于官不能歸而外祖用業醫起雅以其術活人弟教諭東川公朝憲之為諸生也外祖寔力助之以成外祖母賢甚姻黨無親踈必稱曰福姑蓋外祖母小字也今其顧

盼周至之情聲響顏貌宛宛目前能忘之乎天顧不
以一脉為外祖延斯其故何哉廷表舅亦二女一嫁
文某既有子一嫁黃某近卒廷鸞廷鵬則庶弟朝冕
子世安為東川公孫云

明資政大夫南京工部尚書洛南陳公神道碑
南海洛南陳公捐逝十有五年矣子弘采弘秉持方
伯郭公舊所為狀與黎秘書銘來乞於余曰先公神
道有石惟太史氏書之謹案公之先世番禺人始祖
曰康延者宋南渡初登紹興庚辰進士仕至朝散大
夫三世有曰均者咸淳間官兩浙常平提領均生鑑

元延祐進士任福建漕運副使鑑生浩始卜築南海
沙貝遂為南海人浩生行寬元至正進士行寬生毅
號梅窓為公高大父曾大父觀號滄江能古文詞大
父珙號留餘上猶司訓以公貴贈太常寺卿三子長
錫乙丑進士應天府尹季鏊號鴈泉累贈太常寺卿
為公父母湯累贈淑人秉德貞懿寔生公公生有異
徵神氣穎秀風骨凝重識者覘為國器五歲識小學
孝經大義七歲就外傳即知問學弱冠讀書浮丘舉
子業成嘉靖丙戌補從化庠生戊子受廩辛卯應選
貢卒業成均每試首六館生時甘泉湛公涇野呂公

南野歐陽公皆名儒特器重公公既聞學退與歸善
葉春芳為同志相淬勵其於心性駸駸洞明之矣歸
修業風旂堂學益邃中丁酉鄉試戊戌連第進士觀
政通政司假歸適湯淑人疾晝夜扶持無懈容泚人
假寐覺有朱衣神人護之疾頓愈人以為孝感庚子
赴

闕授戶部主事陞員外郎公在事不以猥瑣故厭怠
司廐必詰內監之乾沒司儲必釐倉庾之積弊及主
太倉歲議陪閱主事一人經歷大使各一人公同出
入遂著為令羨餘至益五萬陞郎中總理遼東糧儲

三年章十數上皆邊大計時承平殆六十餘年虜忽
至公登陴拒守虜遁去公益習騎射射必中的人詫
為神授回部公倣唐李吉甫宋蔡襄蘇轍遺意為會
計錄以進歲省京邊冗費二十餘萬辛亥陞湖廣按
察副使分巡下荆南迎湯泚人養秋七月大雨襄樊
水溢居民漂沒無算公議築老龍堤捍之水復至不
為災以泚人命捐俸濟饑溺之衆存活數萬襄人樹
膚功永賴碑于峴山蓋比之羊叔子云居二年有權
貴人為公所抑譴者誣公在戶曹時事已而白堇以
原任謫泉州府同知尋轉南昌知府至則迎刃解琴

吏民懷畏甫五月陞廣西副使備兵右江緝擒防守
具有方畧民賴寧謐督狼兵兩浙紀律嚴所過無擾
陞福建叅政聞湯泚人訃痛絕而甦匍匐歸襄事惟
謹服闋補四川叅政轉按察使白蓮教秦正和亂誅
其首散其黨衆蜀人賴之踰年陞廣西右布政使尋
轉左二月丁鴈泉公憂服闋起補雲南即

名為順天府尹釐革驛傳冒濫豪貴斂手轉太常寺
卿會

穆宗皇帝耕籍

召問禮儀至再公奏對詳明一時服其敏達公又奏

汰道流冗濫已陞南京刑部右侍郎亡何

召還戶部公自以游陟近列為

上驟用感激思效條上遼東等十三鎮兵馬主客之
費疏畧曰國家之給邊兵自洪武至弘治何其兵省
而用足哉至今日沿邊列鎮召募之卒歲增所發京
運視舊額不啻五倍長此安窮夫塞下之屯田即
祖宗時餉軍之屯田也腹裏之民運即

祖宗時供邊之民運也謂宜責邊腹諸臣興復屯田
則如景泰時都御史李賓在薊鎮躬督諸將隨地耕
種其自墾田地許自收永不起科各省起運供邊之

民在撫臣恩卹之嚴禁科索色侵之禁使無逋欠之累臣知十年之後塞下之粟必多糧價必平而內地之民近者輸粟遠者懷金輸糴本色漸復矣且兵選練而精則主餉以不濫而漸盈衆偵探而動則客餉以有經而頓省民寬貸而來則惟正以常供而自裕京運歲發銀兩庶其漸少乎疏凡萬餘言考證議擬甚具

上嘉納之本部覆議通行焉轉本部左提督京通臨徐淮德等處倉場上疏議覆漕運例限大畧言南糧三月過淮則無溜決之慮北糧四月抵灣則無湍漲

之虞部使者先期受事乃無淹至五月者矣漕運歲少漂沒官軍不至賠贖蓋自成化來節經丘文莊邵文莊諸公題議未有及此者也奉

旨部覆悉用公議然長部者以不出已啣之會公晉南京工部尚書議脩諸卿寺廨署司屬嘖有煩言而言官有持節嶺外黷貸者憚公泄遂因大計中公然亦無他据撫

詔允致仕公既歸杜門謝客惟以遺經誨子弟撫按使臣累

請錄用公海內方望公再出而公薨矣距生正德元

年正月二十一日薨萬曆九年四月二十六日享年七十有六配關氏累封泚人子男二長弘采今任某官次弘乘今任某官女二長黎某某官某之子次適林承芳翰林編脩孫男幾某某孫女幾狀誌亟稱公平生凜凜忠孝大節每朔望起居兩尊人必懇修宗譜以聯子姓讓居產以與諸昆捐墓地以予鄉人莫不曰公長者也學以濂洛為宗文慕史漢詩祖杜少陵象緯堪輿之書皆涉津涯字法類郝靈芝暮年能蠅頭小楷其居官臨政綜理清要雖趙張不能過也所著文集若干卷奏議若干卷易通禮記纂言若

千卷藏于家公薨後撫按以卹典請 上

詔令所司給喪葬先是弘采弘乘辛巳十二月二十七日已祔葬公石鴈山鴈泉公墓側已丙向今年乙未余以在金陵久操筆而為之役乃論著其大焉論曰余讀圉漕疏要乃嘆服公經濟之宏裕也漕議行矣今邊兵又日增馬屯田民運不足倚倚京運耳內帑非泉海也奈何酌之不竭乎夫議事者一任事者不一也心誠一豈有議而不任者哉

創建德鳳寺碑

帝王之盛也作君作師立政立教君即師也政行教

亦行也故天下之政教皆出於天子迨周之末王政
紐解教隨衰熄以孔子之聖天不畀以君師之位使
行其政教三千之徒第相與師而事之孔子不能辭
也乃以其道教授杏壇之上若曰周有天子在民之
失教久也吾無以拯之吾私與吾徒講明之是吾之
可得而為也已孔子之教行六經之所刪述且足以
軌憲於萬世後之學者獲有所依循代相承傳而不
墜然惟聖人不復作在君位政未嘗不燁乎有可觀
而教則廢闕獨儒者尚知尊事孔子誦法其教耳於
是教嘗在下而不在上君師岐為二政教離而析矣

夫教行於下由上之不自為教也及孔子之教又不
行佛乘之而入中國中國久不沐聖人之教而有西
方之聖人出則莫不相與師而事之世自有佛之教
其說每足以開啓蒙昧化誘貪癡輕畧形骸消遣塵
累汚濁之境濯之以清淵之波煩惱之苦息之於自
在之域宜其信之者不後於儒也豈非儒之不能自
為教而寢以教予佛也歟佛在天竺自世尊以正法
眼歲付大迦葉為初祖至達磨為二十八祖乃入中
國傳五代至六祖分五派馬臨濟之派為正宗傳二
十八代為今慈舟上人明海住德鳳寺余知其能有

得於佛也嘗賦詩四篇贈之云上人幼嘗珥貂事
天子為貴近臣性顧慕佛卒棄去受業翠巖禪師於
京城東延壽寺寺以上人之故脩葺崇麗稱京師第
一道場余為作記上人之住德鳳所為新德鳳者乃
又徹聞

皇上爰自 三宮聖母暨貴人以下厚錫帑鏹以助
其費前為水陸殿中有閣度歲經後四聖殿供觀音
文殊普賢地歲左右皆禪堂而鐘鼓樓對峙山門前
屹垣墉四週望之煌煌如也翼翼如也法衆常二三
百人四方來學者日踵至上人才六十耳已能累功

行證正果為遠邇信嚮頃河以南歲歉民饑餓至相
食多去為盜賴 天子軫憫賑卹得不為亂寺在南
陽郡之南詔伏牛山傳教石正亂離地而上人說法
其間要必有以化正萌隸潛弭其變以贊助

聖治者固亦其教之能也隱山明倉與上人同皈翠
巖者遂目程公嵩山來請曰今將豎碑于寺紀創造
歲月幸公知上人者而賜之以一言使其徒嗣守於
方來庶幾有考惟我 明自 聖祖肇闢土宇君有
天下凡兩京及各郡邑皆建庠序以崇教育是君師
政教既統於一士之誦法孔子咸上之教之也佛以

法派之衍在所而盛上人之于德鳳盛復有加焉其亦不愧為佛弟子哉乃吾人之於吾儒則何如矣若終無補于世教非夫也因系之以詩曰

伏牛山下包青林有人結念依中岑千磨百鍊淨渣滓玄言妙義無幽深金針得者良不難繡佛齋頭衆所看常欲傳人刺綉法靜坐同為自在觀由來喫苦在脩持一了諸經總不疑時人若到棲禪地洗耳開襟誦此詩

紫園草卷五終